

强盗“油子”

作者不详

英文版由查尔斯·卢克西译自德文

中文版由郭事一译自英文

第一章 移民

…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約拿書 4:8**

“油子”这个绰号是别人在保罗才 8 岁的时候，在特殊的环境下给他起的。当时特殊的环境后面会提及。他真正的名字，是保罗·提克米洛夫。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住在莫吉拉瓦省一个最贫穷的村子。他的家包括爸爸，妈妈，和两个孩子—10 岁的舒拉和 8 岁的帕沙（保罗）。他们和睦地生活着，遵循东正教¹，他们在自己的村里，甚至在整个地区，都受人尊重。

在圣日，当地的东正教神甫会到家中做客，跟爸爸打牌。不是为了钱，而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有时他们会玩“杜拉奇卡（傻瓜）”游戏，赢的人把扑克牌扔到输的人的鼻子上。如果神甫或者爸爸有一点儿钱，他们就会打发孩子们去买酒。酒会让他们变得滑稽。被他们称作“父亲”的神甫，会说：“只要不过量，饮酒不是犯罪。就连主耶

1

稣也爱与人同乐，在迦拿的婚礼上将水变成酒²。”

孩子们很喜欢旁观，还特别有趣地发现神甫的鼻子会变得越来越红。他们不知道那是因为喝酒的关系，还是因为不断被他们的爸爸灵巧地用扑克牌砸的关系。好脾气的神甫总是用粗哑的声音说：“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亲爱的，我会赢的。你就等着瞧吧，因为经上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又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³”

这种嬉闹的生活突然停止了。连续几年的坏收成迫使索斯诺夫卡村的农民们考虑搬到西伯利亚去。他们聚集在一起彼此讨论这件事，最后决定派人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寻找合适的土地。因为他是个聪明又有经验的人，提克米洛夫也被派出去找地。三个月后，找地的人回来了，他们在汤姆斯克省找到了地。农民们很快卖掉了土地和家产，上路了。这一年是 1897 年⁴。

在旅途中，火车行驶缓慢，要在萨马拉，雪尔宾斯克和欧姆斯克的交叉口停留很长时间。迁居的农民们不得不等上几个星期才能搭上通往前方的火车。他们整日整夜地停留在小小的火车站，睡在地板上。没有足够的开水，他们也买不起饭店里热的食物。所以这些贫穷，简单的人们靠小鱼干充饥，喝没有煮过的水。结果，许多人有肠胃问题，

²

³

⁴

引发了疟疾。年纪大的人尤其受苦。

就在快要到达汤姆斯克的最后一段路上，提克米洛夫先生生病了。所有的症状显示他得的是疟疾。在一个车站，他被带下火车，送到关传染病人的收容营。他的妻子和孩子惊恐万分。不用说，他们也下了火车。他们在沿着铁轨的防雪墙后面，离收容营不远的地方找到了安身之处。每一天，他们都去打听父亲的情况，但是得知的结果越来越糟。

3 天之后，无比悲伤的母亲不得不告诉孩子们，她也病倒了。当母亲被人用担架从痛哭的孩子们身边带走的时候，那是一幕让人心碎的情景。没有了妈妈，他们失去了最后的支柱。母亲悲伤地与孩子们道别，心中猜测她会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是对她来说，更可怕的是她亲爱的孩子们可能很快就会在这陌生的地方成为孤儿了。

当母亲被抬进收容营的时候，绝望的孩子们哭着跑在抬担架的人后面，直到收容营沉重的大门在他们面前怦然关上。舒拉和帕沙感到多么的孤单和忧伤啊！他们仿佛失去了理智，绕着收容营跑，时而喊着爸爸，时而喊着妈妈。他们得到的唯一回答，是门卫沙哑的喊声，威胁着，若再不离开收容营，就要鞭打他们了。但是孩子们没有停止哭喊，请求让他们进去。他们想要和他们的父母死在一起，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了父母，他们无法活下去。他们就这样绕着收容营跑，直到

夜深时严寒迫使他们想起他们的大衣。他们将大衣和其他一些东西留在了防雪墙后面。然而，当他们回到留宿的地方，却找不到他们的行李。显然，有人把这些移民的几样可怜的东西拿走了。

蜷缩在防雪墙后面，两个孩子抱成一团取暖。舒拉很担心她的弟弟帕沙。在仿佛漫长无边的夜里，舒拉一直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帕沙一醒来，两人就赶快回到收容营。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门卫告诉他们：“不要再来了。今天早上我们把你爸爸的尸体抬走了，你妈妈今天很可能也会死。”

但是，没有什么能迫使孩子离开收容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透过窗户往里张望，喊着他们的妈妈。她亲爱的声音会永远地沉默吗？她会在早上变成冰冷的尸体吗？是的，那天傍晚，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妈妈一个小时前死去了。两人搂在一起，坐在防雪墙后面痛哭起来。

那天夜里，就连帕沙也没有入睡。他背靠着防雪墙，望着远方铁轨消失的地方。在他幼小的头脑里，最近几天发生的可怕事情重新浮现。最后，他看见一辆火车行驶过来。他说：“舒拉，没有爸爸妈妈，我不想再活了。来，让我们躺在铁轨上。火车会把我们压死。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值得活的呢？我们要去哪里？有谁会要我们呢？”说着，帕沙拉着姐姐的手，把她拖向铁轨。

舒拉惊恐万分。她一把抱住她的小弟弟，抽泣着说：“不！我无论如何不会跟你一起去把自己投到火车轮下。我也不会让你去！我害怕！太可怕了。”

“让我去；我要自己去！”帕沙喊道。

当他们还在争执的时候，火车快速地驶过。帕沙脸朝下扑到地上，开始大声地抱怨：“你为什么要拉着我？我不想再活了。”他的姐姐温柔地对他说，试图说服他放弃他可怕的想法。过了很长时间，当他平静一些之后，他答应不再去想死，不把她独自留在世上。

之后，孩子们在他们的藏身之处搂在一起，等着天亮。他们决心早上去看看他们父母的坟墓。两个快要冻僵的孩子又冷又饿，寒冷的夜晚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天终于亮了。他们急匆匆地赶到墓地。在墓地的一个特地围住的角落里，埋葬着那些死于传染病的人。孩子们在门口恳求看门人让他们进去，把他们父母的坟指给他们看。但那人严厉地回答：“光昨晚就有多少尸体被抬到这里？我怎么能知道谁埋在这？再说，一个坑里常常埋着 10 具，有时甚至 20 具尸体。”

一无所获，孩子们哭红的眼睛透过围栏的缝隙望着不规则的新坟。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站在那里哭着，望着那些坟墓，直到看门人把他们赶走。压抑悲伤的两个孩子回到防雪墙。那墙沉默地见证了他们过去 5 天的残酷经历，包括与亲爱的母亲分开。这里已经成了这两个孤儿的家。在这墙的保护之下，他们开始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

被放进收容孤儿的收容营里似乎是个可怕的念头，但是他们意识到那样他们就不会饿死。饥饿越来越强烈。他们少许的食物和钱跟他们的行李一起被偷走了。

虽然在他们的头顶上，云雀在高空中快乐地唱着它们春天的歌，明亮的阳光给四周的一切都镀上了金色，孤独、饥饿、冰冷的孩子们却被惧怕的阴影笼罩着。在这些孤儿的心里是黑黑的夜。共同的悲伤把姐弟俩拉近。舒拉试图像妈妈一样照顾她的小弟弟。她亲吻他，试图安慰他说：“亲爱的，我们不要绝望；神不会舍弃我们。”

两个孩子决定顺着铁路到下一个村子讨一点面包。可就在这时，他们听到头上传来一个粗哑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是谁的孩子？”一个陌生的穿制服的男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审视着他们。他们完全糊涂了，竟然没有马上说出他们是移民的孩子，刚刚失去了父母。这个陌生人命令他们跟他走，把他们带到了收容营的办公室里。在那里，官员们马上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到收容孤儿的收容营里。那是他们不想去的地方，因为那意味着他们要被分开。收容女孩的收容营

离这有好几站远。 官员们不顾孩子的哭求，把帕沙带到了两里外的男孩营，而舒拉则被送上火车，带到女孩营。两个孩子在分离时的悲伤无法形容，因为他们彼此失去了世上唯一的亲人。

第二章 强盗

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因为他们的脚奔向邪恶，他们急于流人的血。箴言 1：10，16

帕沙被带到了已经住着 300 个男孩子的收容营。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在那里呆了很久，习惯了那里的环境，变得非常顽皮。迎接新来的孩子的，是其他人粗俗的玩笑和推搡。不到一个星期，帕沙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逃离收容营。对孩子们的需要的无视、其他孩子的粗野举止、不停的争吵和打闹，还有饭桌上让人恶心的鱼干汤，这一切都让他难以忍受。帕沙等待着合适的时候逃跑。

没有人陪伴，男孩子们禁止离开收容营。但是帕沙下定决心要逃走。一个晚上，他摸黑出去，从围栏一个比较低矮的地方翻过去，然后如同被追捕的人一样，朝铁路相反的方向奔跑。离收容营大约 4 里的地方，是一个大森林的边缘。跑到那里，帕沙觉得放心一些了。他不再奔跑，而是继续往前走，努力地贴着森林的边缘，尽可能地远离收容营。帕沙走到实在累得走不动了，才在一棵树下躺下，很快就睡着了。在他的睡梦中，他梦见自己被追上，带回收容营，在那儿挨了一顿鞭子，恶心的鱼汤被不断地灌进他的嘴里。

当逃跑的孩子醒来时，温暖的春日阳光已经当头。此起彼伏的鸟鸣几乎震耳欲聋。那些鸟儿们似乎想要在这个侵入它们的绿色王国的人面前一展歌喉。帕沙站起来，思考他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决定回到他在索斯诺夫卡的家乡。他还没有忘记他的家乡和区域的名字。他在索斯诺夫卡曾经过得多么快乐啊。他记得曾经跟其他孩子一起在里面游泳、钓鱼的那条美丽的小河。在动身回家乡以前，他很想再见到他亲爱的姐姐。但是，他到哪里去找她？又怎么找到她呢？而且，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找住，带回男孩的收容营，他就惊恐万分。所以，他勇敢地决定继续走，尽快远离这个可恶的地方。然后他就能够向人询问回老家的路。

那一天，除了在一个村子里讨面包之外，他避开了所有的民居。到了第二个晚上，他走到森林更深处，在那过夜。他在一棵大树下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天亮前，他被人拍醒了。有人大声说：“喂，你！小家伙，站起来！你为什么躺在这儿？你跟谁一起？”帕沙站起来，发现他被3个全副武装的家伙围着。他被吓坏了！“别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帕沙看清楚这些人不是收容营里来的，他就坦白地把自己的经历和想要去的地方告诉他们。这些人留心地听着。他们喜欢这个聪明胆

大的男孩。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带他一起走。“免得他丧命。”他们说：“这小子可能能出人头地。他敢从孤儿院里逃跑，现在又想独自一人长途跋涉回他的老家！我们要按我们的方式把他养大。”

这些人告诉帕沙他们的决定，一边夸赞他们的生活方式，向他保证他跟他们一起会过得很好。帕沙不敢不听他们的，因为他怕这些持枪的人。他跟随他们进入森林里更深的地方。在一块空地上，一个年轻人和几匹马在等他们。这人将帕沙拦腰抱起来，放到他的马上，坐在他前面，然后他们策马而去。在森里里崎岖蜿蜒的小路上走了很久，他们终于停了下来。这个地方有几棵在某次风暴中被折断的树。马被牵走，而这些人则在身后拖着帕沙，从那些树底下的一个空隙中爬过去。他们在浓密的树林里穿行了几分钟之后，来到了一块空地，那里有大约二十人，大多数人都带着武器，包括几个妇女。他们的眼睛都落在脏乎乎、穿着破烂的帕沙身上，七嘴八舌地问他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似乎是这群人的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帕沙”，男孩用坚定的声音回答。“你姓什么？”“提克米洛夫。”“这种名字在我们这不合适⁵。从今以后，你要叫‘油子’，因为你又脏又油腻。”那人说。从那时起，这就成了他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很喜欢这个新名字。

帕沙这时明白他落入了强盗窝。慢慢地，他开始熟悉这种新的生

活，最后甚至喜欢上它。自由自在、好吃好喝、快活的气氛——这一切都使他对这些人友好起来，他不再想索斯诺夫卡了。他唯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姐姐舒拉。一想起她就让他难过，因为他以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小“油子”很快成了所有强盗的宠儿，给大家逗乐。他开始对他们的冒险很感兴趣，迫不及待地等着他们带回来新的“战利品”。他很快就忘记了他的父母关于偷窃之罪的教导。强盗们完成“工作”（他们乐于这样称自己的邪恶行当）回来时，查看被抢回来的东西，听强盗们的故事甚至成了令油子快乐的事情。

八年过去了。十六岁的油子已经在积极地参与这伙人的强盗和抢劫活动。因为他的勇敢、机智和干练，他很快成为首领的助手。他们的行径让周围 75 里以内的居民惊恐。幽深的森林让强盗们能够不受惊扰地进行他们的活动。似乎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们，制止他们的活动。他们抢劫所有落在他们手里的人，杀人也是常事。

然而，凡事都有终结的时候。一件事情，一个不起眼的遭遇，给这些强盗的生命带来了彻底的改变。油子带领的一伙强盗袭击了穿过森林的两个路人。强盗们抢劫并且杀害了他们。除了他们的 3 个卢布和 500 个铜板之外，强盗们还拿走了他们的马，衣物和靴子。

在受害人的一个行囊里，除了各种工具之外，强盗们还找到了两本书。他们想把书扔掉，但是临时决定把它们带走用做卷烟纸会更好。所以油子把书塞住他的东西里面。

晚上，油子把白天抢来的东西又看了一遍，然后把那两本书拿出来，开始翻看。有一本书的书名是“信仰之声”，是他不熟悉的；另一本是圣经新约。对于后者，他有一丝童年的记忆；他的父母在索斯诺夫卡也曾经有过一本新约。

为了打发时间，他躺上床后开始读新约。他随手翻到一页，读到：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

油子想：“以前也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人——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他的脑中出现了一幅画面：他们这些强盗骑着快马，追赶着逃跑的旅行者；尽管他们祈求饶命，还是被无情地杀害。

想到这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油子心里升起。“那些人可能是谁呢？他们为什么带着这本书在身边？”他开始翻看那本新约，希望能找到关于被杀者的信息。但是他没有找到含有被杀者身份线索的文件。他只找到扉页上的几行字：“1898年5月15日，归信主，悔改重生之日。在这一天他赦免了我的罪，以他圣洁的血洗净了我。”

油子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他又翻到书中其他地方，读到：“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麽？”

他继续读接下来的劝诫，然后读到总结的话：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之后油子读到一个人的祷告：“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翻过几页，被路加福音23章牢牢吸引住了。那里描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让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有两个强盗跟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那个悔改称信的强盗被耶稣赦罪，应许他进入天堂。

油子把书合上，放在他的枕头底下。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要入睡，但就是睡不着。他的心大受搅扰，他想要推开那些挤进他的脑子里的想法，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那两位旅行者跪在地上求饶的画面不断浮现。

直到早上，油子才沉沉睡去。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的灵魂里的不安又开始了。他的同伙留意到他脸上奇怪的表情，但他们不知道那会是什么造成的。有的人认为他病了。连着几天，他都精神恍惚，没有人能够从他那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同伙不断地试着找出他忧伤的原因，直到最后他宣布：自从他读了他们从被杀者那里拿来的书中的一些话之后，他心里再也不会再有平安了。听了这番话，所有的人都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抓住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竟然能把他们快乐的伙伴变得如此忧伤？

这伙强盗要求油子把这本邪乎的书交出来，烧毁。但是，有的人饶有兴趣地叫油子给他们看看那本书。最后，大家决定这本书应当读给所有人听。当他们聚齐之后，油子把非常感动他的那些部分读给他们听。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年轻的强盗一开始就确信地宣布那本书是圣经新约，而且他以前知道它。“我妈妈是‘斯登第⁶’（信徒）。”他说：“她总是读福音书。她常常带我去参加儿童聚会。我们在会上读这本书，唱歌，祷告。”

这些人长时间地坐着听油子读这本书，然后他们默默地离开了。大部分人都很低沉。没有人能够明白为什么读这本书能够对他们有这么强烈的影响。从那一天开始，强盗们不时聚在一起听新约的朗读。这本书对他们的作用强大有力，他们无法摆脱它的影响。

第三章 悔改

就这样一整个月过去了。那个母亲是信徒的年轻强盗终于公开对他的同伙宣布，他不能再继续参与犯罪活动。油子赞同他。在这之前，其他强盗已经留意到这两个年轻人流泪祷告。最后，就连强盗头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做什么呢？我们怎样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意识到，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向当局自首。因为他们不可能偿还那些他们已经伤害的人的损失，他们只有一条出路：自首。虽然大多数强盗不赞成这个计划，但是那个最早开始新生的年轻强盗，油子，和另外 5 个人，决定向执法部门彻底认罪。

分别的日子到来了。告别的场面十分感人。大家叫油子再一次为他们读圣经新约。他翻到描述耶稣医治被鬼附的人的地方，主的大能通过对他们的医治和他们随后对他的忠心显明出来。“我们也是如此。”油子补充说：“我们就要终止我们罪恶的生活。让我们停止向人行恶，跟随基督！”说完这些话，油子跪下来，大声地承认他的罪行。其他人也学他的样子。在一片的哭声和叹息中，只能听到只言片语：

“饶恕我！”

“不要记着我的…”

“给我力量！”

“我再也不…”

“我保证…”

与众人亲吻告别之后，7名强盗，手中拿着武器，前往最近的城镇。其他人则各自散去。

油子和其他强盗脚步坚定地走进镇里。他们马上引起了居民的注意。谁能想象这些衣着五花八门，带着武器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在一条主要街道的拐角处，他们向一个警察询问当地的检察官住在哪里。警察指给他们看坐落在同一条街上的一座二层楼的大房子。强盗们进去了。他们事先商量好油子，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应当向地区检察官讲明他们的情况。

强盗们进到了一个铺着木地板，朝阳的大房间。房间里已经聚集了二十来人，等待着地区检察官。在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法院的办事员。油子对他说：“请告诉地区检察官我们必须马上见他。”办事员怀疑地看着这群带着武器的人，问道：“你们有什么案子？”

“非常重要的案子，”油子回答。

办事员消失在门背后。几分钟后，油子站在一位仪表堂堂的老年先生面前。七个带着武器的人突然出现，似乎让他有些激动。而强盗们，尽管他们在离开森林之前就已经决定迈出异乎寻常的一步，主动坦白，这时与执法人员面对面，仍然明显地激动起来。

“请允许我们向你解释我们是谁，和我们来这里的原因。”油子用颤抖的声音开始说。“我们是强盗，但是你不需要怕我们。我们是来向你承认我们所有的罪，并且接受后果的。我们意识到我们犯下了极大的罪，特来这里接受法律对抢劫的刑罚。按法律的公正要求处置我们。这是我们的武器，请把它们拿走。”说完这些话，油子和他的同伴很快地把他们的武器放在地上，堆成了一堆。

地区检察官完全困惑了，激动地一时控制不住自己。他平生第一次目睹一群人主动向执法人员自首、认罪。过了一会儿，他叫来警察。几分钟后，一名警长带着一小队武装士兵出现了。必要的案件记录被记下来，移交给调查部门。油子在审问的过程中大致描述了他的一生，讲述了他和他的同伴们为什么会舍弃他们在森林里的强盗生活。地区检察官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明显被感动了。他们极力忍住眼泪。他们难以相信这些强盗的彻底转变完全是因为他们接触了福音。“我不想再被叫做‘油子’，而是保罗·提克米洛夫。”保罗说。“我要从此事奉神和人，毫无怨言地接受法律对我的制裁。我们现在在你手中了。”他的同伴都认同这一宣言。

地区检察官情绪激动地下令把这7名罪犯带到监狱，分别关押，等待调查结束。就这样，从前的强盗被带走了。地区检察官与警长单独留在办公室里。他们对这件异乎寻常的事件讨论了很久。他们知道一般的罪犯会否认他们的罪，或者只有在面对铁证如山的压力面前，

或者被当场抓获时才会认罪。然而，这些人自愿而来，而且完全认罪。能把人这样改变的福音是具有何等大的能力啊！

警长离去之后，地区检察官下了班。他把那些强盗的事告诉妻子，她也十分惊奇。她想了一会儿，说：“跟基督一起被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也悔改了，不过他不能逃跑。但是这些人不需要来。他们本可以继续他们的行当，躲在林子里。这真是令人惊奇-执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案子！”

直到夜幕降临，地区检察官和他的妻子仍然无比平静。“你怎么看，塔尼亚？”他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读一读新约？也许我们能找到是什么这样改变了这些人。我们对这本书几乎一无所知啊。”

“我已经读过了。”塔尼亚不屑地说。“我闹不明白里面有什么能够这样改变那些强盗。”

地区检察官尤里·尼科拉维奇站起身来，走到藏书室去找一本新约，他的妻子则匆匆到厨房去吩咐晚餐的预备。尤里戴上眼镜，打开新约，开始翻看。他的注意力被约翰福音 12 章吸引了，他开始阅读。他一边读，一边赞同马利亚的行动：她用昂贵的香膏涂抹基督。然后，从一个执法人员的角度，他忍不住谴责暗藏的窃贼犹大；他在脑子里用法律书上的相关部分来审判这个叛徒的邪恶行为。检察官继续读。基督让尸体已经腐烂的拉撒路起死回生的大能让他震惊。文士亲眼目睹了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却不相信基督，让他感叹。他细细地思考麦

种必须死才能结果子的比喻，然而他无法明白它的真实含义。但是，当他读到“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这话时，他突然觉得那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仿佛临近了。他感觉到灵魂里有光燃起，渴望得着从上面发出那伟大的“成了”话语的十字架。他猜想那是否就是吸引提克米诺夫的力量。然而，当他读到那一章结尾的话“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时，某种惧怕占据了他。于是他明白为什么那些强盗离弃了他们的罪恶行当。

这时他的妻子从厨房进来。“你在想什么？你怎么这么激动？”她问丈夫。尤里开始解释，但是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个不寻常的话题。她无法明白他。

那一夜，尤里无法入睡。他一闭上眼，就听到“我所讲的道要审判……”。神的律法书里的段落似乎正在将他这个地区检察官一生做过的所有不端行为定罪。他寻找、呼求一个为他辩护的人，却找不到。最后，他睡着了一小会儿。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不得安宁。早上，他把他夜晚的经历告诉妻子。她认为他的状况是他工作太累，太紧张造成的。但是当他宣布他决定辞职时，她大吃一惊，害怕他是失去了理智。然而，尤里·尼科拉维奇坚持他的决定。他很清楚，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的神子正在吸引他—地区检察官，到他那里去，要做他个人的救主。

保罗·提克米诺夫和他的同伴被关在不同的牢房里。所有参与审理这个案子，听过这些强盗陈述的法官都为他们的决定感到惊异，而且特别惊奇这些人被改变完全是福音的影响。因此，对于所有带着单纯的心而来，真心渴望认识真理的人，神话语的大能被彰显。强盗的转变，地区检察官突然、无法解释的辞职，当地的神甫要求这些从前的罪犯与其他犯人分开关押，声称提克米诺夫和他的同伴在误导其他犯人接受他们的信仰-这一切很快就成为全镇谈论的话题。福音的火在每一个牢房里兴起。许多犯人，甚至有的狱卒几乎记住了使徒行传的十二和十六章的全部，因为他们深受这些章节的感动。

一年之后，这7名强盗站在法庭上。因为他们公开认罪，地区检察官无需强调他们的罪行。前地区检察官作为这些罪犯的律师，为他们求情，因为他们已经公开认罪，而且想要过诚实的生活。然而，这些人被判十年强制劳动。他们谦卑地接受审判，知道这是他们应得的。所以他们没有要求上诉。

他们的审判是公开的。当被告得许可做最后的陈述时，每一个人都用纯朴的话表达了他对于多年来伤害他人的懊悔，每一个人都讲述了福音对他生命的影响。许多听众被感动了。神话语的种子开始在许多人的心里扎下了根。

审判之后，除了提克米诺夫和一个叫乔治·索罗亚夫的人之外，被判刑的人被单独遣送到不同的地方。这两人被遣送到同一个地方。在分别时，他们都彼此承诺无论境况如何，都要对主忠心，并且向别

人讲述他的爱。提克米诺夫和索罗亚夫被送到贝加尔湖以外的地区。在他们必须经过的所有中转监狱中，他们都向人讲述福音对他们的拯救，和神对所有悔改罪人的爱。在每一个地方，他们都找到愿意听他们纯朴的见证，在心里思量的人。

在那些跟他们一样被判强制劳动的人当中，两人找到了对神的话最专注的聆听者。过了一些时候，有几个人完全归信主耶稣。两年内，就连监狱管理人员也留意到一向难管的犯人变得安静，有的人的行为变得无懈可击。

在被流放的路上，提克米诺夫到处寻找来自莫吉拉瓦省移民的踪迹，希望能找到关于他的同乡的消息，他特别想知道他的姐姐是否还活着。他寄往家乡的信没有回复。他多么想念他亲爱的姐姐！多么渴望向她讲述他经历的一切和他是如何从死亡的行当转向基督里永生盼望的。

第四章 重逢

来自远方的好消息，好像疲乏的人得喝凉水。箴言 25：25

几年之后，因为某个举国欢庆的事件，沙皇颁布了大赦令，保罗·提克米诺夫和乔治·索罗亚夫得到了自由。告别了那些已经信主重生的犯人，他们将这些属灵的孩子托付给神。在分别时，大家都哭了。

提克米诺夫和索罗亚夫开始了他们向鄂库斯科-汤姆斯克方向的徒步旅程。他们最热切的盼望，是到达他们在俄国欧洲地域的家乡。他们对于家乡还有模糊的记忆。他们在路途或住宿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他们产生了兴趣，询问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有的人都被这两个原来的强盗的亲身经历深深地打动，许多人心中也升起了事奉主的愿望。他们在许多移民定居地找到了信徒。大家在晚上一起分享，读神的话。信徒们因为福音在失丧的罪人身上彰显得胜而欢喜，并赞美主的名。他们的主日在其中的一个定居地度过。他们向一大群聚集的人见证他们过去的生活和他们的重生，一场大复兴开始了。许多人归向主。这给大家都带来了极大的喜乐。

在早春，当整个大自然从冬天的长睡中苏醒时，迁徙的鸟成群结队地飞向它们的家乡，那里有它们秋天留下的鸟巢。提克米诺夫和索罗亚夫也急匆匆地向家乡走去。但是他们的家早已经被毁了。旅途中，他们紧挨着铁路走。提克米诺夫努力想要记起他失去父母和姐姐的那个车站的名字，却记不起来。他想再看一看那堆防雪墙。在那墙角下

他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童年的忧伤和苦难。当他想起自己的经历，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大声地说：“我亲爱的人啊，你们都撇下了我，如今我不得不独自一人在这茫茫大地上流浪！”然而，这时他想起神子在这个世上也没有一个避难之地，甚至在他自己的人当中，他也是十分孤单的。

那一天傍晚，这两个旅行者走近了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坐落在离铁路不远的一个小河岸边。走在镇上的一个街道上，他们向人们询问：“这里有信徒吗？”人们指给他们看在高大的松林中的一座整洁的小房子。走近那个地方，他们留意到两个孩子在房子门前玩耍；一个年轻、穿着不错的女士正在院子里忙碌着。但她亲切地向他们打招呼。两人告诉她他们是信徒，请求借宿。年轻的女士好客地把他们带到房子里，说：“主里的弟兄总是有落脚的地方。”

然后她叫来正在园子里忙活的丈夫。他马上进来了，礼貌地问候客人，与他们交谈。他的妻子则马上准备茶水。水壶里的水还没煮开，她已经给两头牛挤了奶，摆好了桌子。真丰盛啊：大片的新鲜黄油，奶油，一大壶浓浓的牛奶，两三种蛋糕，煮鸡蛋，还有美味的白面包。饥饿的旅行者大饱眼福。巨大的灯照亮着雪白的桌布，闪闪发光的水壶欢快地哼鸣着。

友善的女主人穿着绣花围裙走进屋子，对她的丈夫说：“请弟兄们坐到桌边吧。”他们在摆满东西的桌子旁坐下，主人做感恩祷告。他为主的爱和看护感谢他，也为到访的客人感恩，求主保守他们的信

心，祝福桌上的饭食。提克米诺夫平生第一次与如此好客友善的一家人共享这样丰盛的食物。他的心充满了喜乐和快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坐在桌边，留心听着大人的对话。

在女主人唤他们吃饭时，提克米诺夫从个人经历的讲述中停了下来。他正讲到森林中的强盗开始阅读他们从被谋杀的路人那里拿到的新约。应主人的请求，提克米诺夫继续讲他的故事。他生动地描述了福音是如何进入他和同伴的心里；他们是如何为自己邪恶的行为懊悔，并且决定洗心革面，向执法人员自首；地区检察官是如何归信的；他们是如何被判决的。接着他向他们讲述了在中转监狱的逗留和接受强制劳动的那几年，直到获得大赦的情况。

两位主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讲述者。女主人不断地擦去淌到脸颊上的眼泪，仿佛不愿让别人看见。

时间在讲述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直到大钟大声地宣布午夜的到来。于是他们都跪下，感谢神拯救失丧罪人的奇妙恩典。女主人站起身来，十分激动，她问：“可是你们现在要到哪里去？”

“我们决定返回我们从前的家。”提克米诺夫回答。

“你们在那里还有亲人吗？”她继续问。

“梭罗耶夫还有妈妈。她也是一位信徒，住在基辅省。我什么人也没有了-无父无母。我只是回去看看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莫吉列夫省

家乡的村子。不过，我最大的心愿是向我的同乡讲述基督和他对他们的爱。”

“你成为孤儿已经很久了吗？”女主人继续问。

“我八岁的时候失去了父母。那是在移民去西伯利亚的路上。我父亲和母亲在两天内相继去世。”

女主人用两只手抓着桌子，身子向前倾，牢牢地盯着提克米诺夫的眼睛。她的丈夫吃惊地看着她，不明白她为何刨根问底地询问客人，而不去准备客人的床。

提克米诺夫继续说：“我们-我和我姐姐-成了孤儿。她比我大一些。在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我也失去了她。直到这一刻，我不知道她的下落。她肯定是跟众多的移民孤儿一样死去了，因为生活条件实在太恶劣。她是个好姑娘，像妈妈一样照顾我。”说到这里，提克米诺夫哭起来。

女主人面如死灰，泪流满面地叫道：“真的可能是你吗？我亲爱的弟弟，帕沙？快快告诉我；我的心告诉我真是你。”

“舒拉！我的眼睛看见的真是你吗？我的天使，我亲爱的！”他叫道，一边像孩子一样痛哭着。

“是的，是我；我是你姐姐。我亲爱的你！我的心一直在呼唤你！”
姐弟俩投入彼此的怀抱，亲吻着，哭泣着。然后提克米诺夫拥抱了哭着看着妈妈的孩子们。他亲吻孩子和他姐姐的丈夫。

梭罗耶夫也分享着大家的快乐，深深地被姐弟俩出意料的重逢感动。大家是多么地喜乐啊！舒拉兴奋得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她一次又一次地走近帕沙，双臂搂着他，说：“真的是你吗？我的弟弟？你真的在我眼前吗？我真高兴！当你走近我们的房子时，我心里感觉像是找到了宝贵的东西。我的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喜乐。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我马上准备好要请你留宿。我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十分愿意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但是这一次，我的心特别渴望这么做。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是我失散二十年的亲爱的弟弟来了。这真是大喜事！”

他们又一次跪下，前所未有地热烈赞美神。就连舒拉 5 岁的女儿也祷告说：“亲爱的救主，感谢你吧帕沙舅舅带给我们！”他们都哭了。舒拉的丈夫阿里西·瓦斯里维奇感谢神把如此宝贵的礼物赐给他的妻子。

已经是凌晨三点，但是大家无法入睡。就连孩子们也没有躺下。他们又一次喝茶，一起交谈。最后，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祷告交托之后，去睡觉了。因为刚刚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睡的不安稳。帕沙梦见他向同伴读新约，与他们分别；梦见地区检察官，法庭，中转监狱和强制劳动。当他醒来时，确认他只不过是在做梦，他重新为神的作为

感谢神。在喝早茶的时候，他又一次为神看顾孤儿的奇异恩典表达了惊叹和敬爱。

舒拉叫弟弟重新讲述从车站防雪墙分别之后的经历。然后，她讲述了她自己的故事。她在女孩收容营里吃了不少苦，在那儿一直呆到秋末。在秋天开始的时候，由于营里没有取暖设备，传染病流行，孩子们一批一批地死去。这时附近村庄的善良百姓来到收容营，把孩子们带到自己的家，免得她们冻死。舒拉被一位贫穷，但是信主的寡妇领走了。她自己已经有4个孩子。在一个小小的茅草屋里，舒拉跟邓尼亚阿姨度过了那个冬天。在那儿，她能吃饱肚子。

邓尼亚阿姨为孩子们读新约，与他们一起祷告。在这个移民区有一个学校，舒拉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她非常喜欢阅读，尤其喜欢阅读新约。在她14岁时，她已经经历了救恩的恩典，明白救恩，要求受洗。之后，她被接纳进入信徒的团契中。

4年之后，舒拉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人们都知道她是一个勤快的人，也是合唱队中歌唱的最好的队员。大家都爱她。没有人能想到她不是邓尼亚阿姨的女儿，因为她们彼此深爱。

村子里的合唱队常常访问邻近的村镇，为主做见证。有一次合唱队决定访问舒拉现在住的村子。在这里，主丰盛地祝福了他们的事工。不少人受到一同前来的传道人讲的属灵信息和合唱队美好歌声的感染，归信了主。他们当中有一个在商行工作的年轻会计。不到一年，

他成为舒拉的丈夫。两人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现在有了两个神恩赐的孩子。

讲完她的故事，舒拉提醒帕沙在他们的父母去世后，他是如何想要卧轨自杀；她如何说服他不要做这绝望的事，对他说：“我亲爱的，不要绝望。神不会舍弃我们。”这时帕沙和舒拉不由得想起诗篇作者的话：“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

想到这，他们再一次赞美神。

第五章 为了基督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歌罗西书 1：23-24

舒拉赞同弟弟的打算：回到老家召唤他们的亲戚熟人归信基督。她也想跟他一起去，帮助他在未信主的人当中做工。她的丈夫阿里西由衷地赞同这个计划，承诺要照顾好他们的儿子，而舒拉则带上他们的女儿。他还为旅程提供了必要的资助。

三天后，姐弟俩动身前往俄国的欧洲领土。他们跟所拉耶夫一起经过了萨马拉，萨拉托夫，潘萨，沃伦尼奇，科尔斯克，然后到达了基辅。在那里所拉耶夫与他们道别，回他自己的村子。在见过他母亲之后，他打算与他们重新会合。帕沙和舒拉继续上路，前往莫吉拉瓦省，回到他们童年的家索斯诺夫卡。

到达之后，他们打听提克米诺夫家族的成员，找到了他们父亲的两个兄弟，两个阿姨，和一些远房亲戚仍然健在。大家都被帕沙和舒拉的出现惊呆了，因为都听说在他们的父母死在移民路上之后，他们也身亡了。所有人都热情地请他们到家里做客。

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年轻亲戚是来传福音的，而且他们拒绝用喝酒的方式来庆祝会面的喜气，因为饮酒与基督徒是不相称的。“可是为什么不喝呢？”村民们问道。“我们不也是基督徒吗？但我们从

不错过喝酒的机会。”这样的问题往往引发一场讨论，然后转为读神的话。帕沙新生的故事深深地影响了所有人。几乎每一个晚上，索斯诺夫卡的居民都聚集到提克米诺夫家中听讲神的话。慢慢地，福音的真理打破了他们纯粹徒有其表的宗教带来的旧传统的禁锢。许多人相信基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决心将生命全然忠心归向他。

接着新的考验来了。神甫们坐立不安，他们煽动起整个地区的警察，坚称前罪犯到这来破坏百姓正统信仰的基础，当局如果不抓住他，甚至整个国家的基础也会受到这种新教导的威胁。夜里，一个警察出现在提克米诺夫的家里，把保罗带到当地警察长那里。第二天早上，审讯官和神甫到场。调查之后，保罗被以宗教诱惑的罪受到起诉。在等待法庭开审期间，提克米诺夫被带到地区监狱，由警察看守。

舒拉为她的弟弟十分难过。她无法再见他一面就不得不返回西伯利亚，因为在开审之前不允许探访被捕的人。

几天之后，帕沙给她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姐姐舒拉：

我请求你不要为我难过。我非常高兴不再作为窃贼和强盗坐监狱，而是作为基督徒，要在我的救主的患难上有份。我的喜悦难以形容，因为在监狱里有许多灵魂渴望救恩，神允许我把基督带给他们。不要惊慌，为我祷告。替我亲吻问候你的丈夫和孩子。

一整年过去之后，法庭才开审。那时保罗已经呆过三个监狱。每到一处，他都传讲基督。在每个地方，都有失丧的罪人决心追随救恩的道。监狱的神甫却要求当局帮他们摆脱这个让他们不再有宁日的异端分子。法庭判决提克米诺夫流放到叶尼塞亚卡省两年，罪名是诱惑正统的信徒成为“斯登第”。调查显示仅仅在索斯诺夫卡就有大约一百人不再去神甫那里，也不再敬拜圣像⁷。

宣判后，保罗马上经中转监狱被押送到他熟悉的西伯利亚。他及时将他乘坐的火车经过附近车站的时间告知舒拉和她的丈夫，他们到那里与他又见了一面。他们只允许隔着监禁车厢的栏杆问候他。舒拉哭了，因为她为她的弟弟难过。但是他微笑着看着她，告诉她他很高兴神允许他为基督的缘故受苦。

两年过去了。提克米诺夫在监禁期间的的生活随处体现了基督纯净圣洁的生命。这是他成功为主做见证的原因。在这两年间，他不断地与舒拉和梭罗耶夫通信联系。梭罗耶夫在信中告诉他，他留在了家乡，当地的一小群福音信徒接纳他为弟兄，他得以在他们当中做工，受到极大的祝福。他的母亲仍然健在，因为神垂听她的祷告，拯救了她的儿子，十分快乐。他如今是一名诚实纯洁的基督徒，她跟他住在一起，安度晚年。

结束流放后，帕沙回到他的姐姐家里。他下定决心要为拯救失丧的罪人贡献一生。他不愿结婚，因为他要毫无牵挂地宣讲那彻底改变

他和众多人生命的福音。他也在西伯利亚的其他市镇和会众当中做工，但是他在他的姐姐和姐夫家里定居下来。这让他们十分高兴。舒拉常常陪伴他的弟弟外出，在主的葡萄园里一同做工。就这样，神的手使会众的属灵生命成长。



在从他杀害的弟兄那里拿走的新约第一页上，保罗·提克米诺夫写下了这些话：

亲爱的弟兄，看在基督的面上，饶恕我。当我还死在罪中的时候，我把你杀死。主已经赦免我的罪，将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得了新生。你过早的肉体上的死亡是引领我、还有许多其他罪人和谋杀的人得永生的途径。你的新约如同活泉使我刚硬的心变柔软，满足了我的干渴，如今持续流淌，让其他灵魂也苏醒，得生命。我为此赞美你和我的神。阿门！

德文翻译者查尔斯·卢克西的介绍：

这个关于前罪犯的故事译自德文，而德文版则是译自俄文。最初的翻译者竭力保持原文的纯朴。同样，我们也在英文译文中保持这种风格，盼望它能够让更多读者蒙福。这个故事证明了经上所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

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因为万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归於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 11: 33, 36）

这个真实故事使我蒙福。出于感恩，我将它翻译成英文，好让其他人也能从中蒙福。这祝福源自对神的话真诚，严肃的接受。我们祈求读者省察自己的心，看个人是否蒙神悦纳。